

神學院通訊

Divinity School Newsletter



第廿四期 **Issue No. 24**
(總第一〇八期) (Original Issue No. 108)

二〇一〇年五月
May, 2010

電話 Tel: (852) 2609-6705 傳真 Fax: (852) 2603-5224
電子郵件 Email: theology@cuhk.edu.hk
網址 Website: www.cuhk.edu.hk/theology/

香港教會文化的 的反思

盧龍光牧師
本院院長

我們時常提及中國人受中國文化影響，以致我們的家庭觀念，生活習慣等與西方人不盡相同。我們也提到香港人的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所以我們很多想法、生活習慣與在大陸和在台灣的中國人不一樣。

近日香港大談「八十後」的青年文化與不同年代的文化差異，甚至四代香港人的不同文化及其形成的因素。

究竟文化是什麼？打開百科全書，我們發現文化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定義，亦可由不同的角度及層次去了解。簡單而言，文化與人類的生活處境有關，涉及個人和羣體的生活方式、習慣、傳統及背後的價值觀、信念，思想方法等。而教會作為人類社羣，當然也有教會的文化。

一個社羣的文化往往被描述為進步或落後；健康或病態；成熟或原始等；這就涉及一個社羣存在的目標在人類整個社會中是否有較高及宏大的取向？還是狹窄、短淺和低鄙？該社羣是否朝向自身存在的目標發展？發展是穩定向前抑或停滯不前？甚至是迷失目標，在原地轉圈？發展的動力是強是弱？發展的資源是豐富或貧乏？克服危機的能力如何？另一方面當然涉及羣體中的個體關係，是緊密抑或鬆散？能彼此配合抑或充滿矛盾？有良好的溝通渠道抑或誤會衝突重重？信念及價值觀的認同感是強是弱？權力及利益分配是公正、公平和公開抑或偏頗、傾側和封閉？而由於人類社會是由不斷轉變的人所組成，以上提及的情形和社羣亦在不同的時段中不斷改變。在人類歷史當中，社羣的進步或落後、健康或病態，成熟或原始都是相對的概念。人類社羣從來不是在靜態中生存，而是在不斷的變化當中；一些歷史悠久的文化，甚至有老化及死亡的危險，如希臘、羅馬、埃及、印度及中國，經歷從進步變為落後，再掙扎求存，奮力更新的過程之中。

教會作為一個存在了快要二千年的群體，同樣經歷着這些變化；而在不同的地區，不同宗派，不同歷史經驗的教會當然也經驗着不同的演變。我們在香港的教會也面對外在和內在的文化變遷，這牽涉了整體香港教會，宗派教會和個別的地方教會，也就是堂會，皆具有不同的文化特性及面對各樣的危機和挑戰。

香港教會

香港的基督教會是中國教會的一部分，也是香港社會的一部分，故此既繼承了中國教會的歷史資產和包袱，現今的機會和威脅，也處於香港社會的動蕩和矛盾當中，以下的中國和香港因素正塑造着香港教會的文化。

1. 中國教會的歷史和現狀

從十七世紀天主教傳教士來華至今，中國教會的延續性歷史也只不過四百多年，期間經歷了禮儀之爭的禁教與帝國主義侵略者之間的矛盾，非基督教運動的衝突。中國教會與西方教會實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中國教會既要承擔西方傳教士所犯錯誤的後果，也分享了他們所作的貢獻，特別是向中國傳播西方文化及發展現代教育和社會服務方面；而中國教會無論在思想方法及神學傳統、與中國文化和宗教之間的張力等，以及教會發展的模式，習慣，禮儀上，仍極受西方教會傳統文化的影響。

而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即使是一國兩制下，中國的現狀，無論是社會和教會兩方面，都影響着香港教會。經歷過革命洗禮的中國內地教會，影響最大的是政治轉變。在文革前經歷了與西方教會及外面世界在組織聯繫上的斷裂，使教會在架構上萎縮，但在文革的煎熬中人數卻不斷增加。然而，政治與信仰，政府權力與教會權力之間的張力，不但影響着內地教會，也影響着香港教會與內地教會的聯繫和交往模式，甚至影響香港教會對政治和政府關係的思考；不同宗派和機構之間的溝通合作，也因應着與內地教會和政府的關係而引起變化。

2. 次殖民的後難民香港社會

我們過往用「殖民」和「難民」來形容上世紀五零年以後的香港社會文化特性。九七年回歸中國以後，香港社會繼續處於中西文化的交匯點，更夾在兩岸三地的狹縫中，令香港人的社會文化和身分充滿混雜

性；香港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也不再是中國的難民營。但中國因素及一國兩制的政治及社會格局，更令香港人的矛盾及無奈感加劇，可說是一個次殖民的後難民社會；香港與廣州組成的珠江三角洲與上海帶頭的長江三角洲之間在經濟方面的競爭，亦因香港與廣州之間就誰是龍頭的微妙較量等問題上費時協調，使珠江三角洲滯後於長江三角洲，令香港人失去了過往的優越感，而社會更瀰漫着挫敗、自卑的氣氛。加上貧富差距加劇，社會矛盾更為突顯，「八十後」的青少年，也就是九七前後成長的一代，與「八十前」成長的一代，無論在價值觀和信念，對社會的理想和表達期望的方式皆截然不同。教會身處在這種文化的氛圍中，一方面因社會文化的影響，造成教會不同群體間社會政治觀點的矛盾，而信徒、牧者亦因身處不同接觸面和社會定位點而發生因社會理想的不同而引起衝突。另一方面，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處境下，更造成教會各自為政，自保求存，以商業社會所定的標準作為教會追求的發展目標。不同宗派教會和各堂會之間更難以合作，教會領袖之間更多猜忌。而在香港政府的高官中不少高調地承認基督徒的身分，使香港教會與政府的關係更為複雜，一些如祈禱會及佈道會等宗教活動，以獲得高官出席突顯其重要性，但一些基督徒群體則極端地恥於與基督徒高官為伍。整體香港教會文化變得內部差異矛盾嚴重，缺乏凝聚力，面對中國和香港，教會的方向難以聚焦。

香港宗派教會

香港的宗派大大小小超過五十個，基本上承繼着西方的宗派傳統，大部分是在一九四九年因內地政權改變而遷至香港發展。六十年後的今天，在十九世紀到香港發展百年以上的「老大哥」，無論在人數、凝聚力、動員能力、使命感方面，大部份比不上一些廿世紀初或甚至一九四九年後才在香港大力發展的宗派。¹然而，所謂發展較好的宗派教會，大部份的組織則以個別堂會為主，宗派之中央組織較弱，而其中亦只是個別堂會的發展令人側目，大部份堂會和其他宗派的堂會的情況並無顯著差異。一些百年以上的宗派，在堂所物業、財政儲備、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等方面的數量則仍然較強。在上述的香港社會文化影響下，宗派教會之間的凝聚力愈來愈鬆散，使以宗派為會員單位的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在香港教會及社會中的影響力每況愈下；而以堂會為會員

單位而財力雄厚的華人基督教聯會，與堂會信徒脫節，不能凝聚香港的教會和信徒，由聯會提名參加特區選委會的候選人，當選的比例極低。一些百年以上的宗派，面對著「百年老店」的危機，外強中乾，為了維持宗派架構，辦理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等外圍組織，往往支取了宗派不少的精英及財力，至於核心事工的堂會則往往原地踏步，重點在維持內部事工運作，缺乏更新能力。不少宗派教會，背了太多的歷史包袱，變得只能維持現狀，失去使命動力，歷史的驕傲和外表的風光，容易令教會迷失存在的意義和發展方向。若不作徹底的檢討和大刀闊斧的改變，只怕會形成因循的文化而更新乏力。

香港的堂會

據香港政府出版的《香港年報2008》中的統計數字，香港有約一千四百所堂會。當中約三分之一是在九十年代以後才建立的，但全港只有約三十多至九十多萬的基督徒，²其中約有半數經常參加教會崇拜，約有一半堂會在一百人以下，大部份堂會沒有專職的主任牧師。換言之，大部份香港的堂會規模不大，資源分散。在同一座樓宇，在一條不太長的街道或同一個公共屋邨，可以有三個堂會以上。造成這個情況的原因，除了是香港難以獲得土地或物色適當樓宇設立堂會之外，也因宗派門戶之見及神學傳統差別，加上中國人的特性：寧為雞口，莫為牛後的心態，造成堂會數目多，卻缺乏具凝聚力、有使命感和富發展實力的堂會。而在香港目前的社會及教會文化下，健康成長的堂會不多，部分超過五千人參加主日崇拜的特大型教會（mega church），人數得以急劇增長，不少受益於對本身所屬堂會不滿或失望的信徒參加。一些在人數及信徒質素皆未能健康成長的堂會，很容易跌入一個惡性循環：牧者不停更換、信徒流動頻繁、領袖疲倦燃盡，受傷而退出事奉，甚至離開教會；繼而由較不成熟但熱心的信徒擔任領袖，而使這個惡性循環不斷。

即使一些較為健康發展的堂會，事工繁多，活動不斷，人數和奉獻收入穩定地增加，但卻缺乏核心事工與方向；堂會的核心活動當然是主日崇拜，而牧者往往要求會友準時出席，但卻無確定之散會時間，令會友感到無奈；而類似的情況不斷重複，造成堂會中因循的教會文化。

以上的觀察和描述，未經仔細研究，似乎為香港教會、宗派教會和堂會描繪一幅色澤暗淡的圖畫，這實在並非此文章的意思。其實，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在聖靈能力的推動下，本身是具有生命力的，在二千年的歷史，在不同的地區已經得以證明。教會既是有生命的群體，便具有更新的能力。更新的內容，就是必須更新教會本身的文化，確定教會的核心價值和核心事工，具體的建議包括：

1. 不斷檢討及調較教會的目標及在此時此刻的使命，乃是基督道成肉身的使命，按這原則訂定合符宗派及堂會實際情況及資源的目標，切忌好高騖遠，以免因不能達標而感到挫敗，變得因循而迷失方向。
2. 不斷確認教會的核心價值源於聖經，重視聖經的教導，讓聖經的文本在其歷史的處境中活現出生命的面貌，而非死板的文字，這樣才可以吸引信徒有興趣繼續研讀聖經及適切地實踐聖經的教導。
3. 不斷確認教會的核心事工是使人作基督的門徒及建立基督的身分。而非多彩多姿的活動，門徒乃是愛主比一切更深，並願意每日背起十字架跟從基督的人。
4. 不斷肯定門徒是彼此相愛合一的群體，不要彼此論斷，而要用愛心說誠實話；要彼此勸戒，但不可互相攻擊指摘。接納我們當中的異見分子，彼此聆聽，彼此代禱，彼此服事，彼此建立。
5. 不斷提醒信徒和教會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的價值觀而需要更新而變化的信仰特質。
6. 不斷肯定教會是罪人的群體，活在這個罪惡權勢仍然張牙舞爪的世界；因此我們需要彼此認罪，彼此饒恕，彼此牧養，彼此配合地共同面對及抗衡罪惡的權勢，醫治及賦權被罪惡權勢壓傷的人；拒絕與任何在世上的權力及組織認同，但願意與任何願意行公義好憐憫的世上權力及組織同行。

但願以上對香港教會文化的反思，可幫助弟兄姊妹按所處的實際處境作更多反思，並落實為具體的行動，使香港的教會，宗派及堂會能不斷更新，健康地成長，見證基督在香港道成肉身，因而彰顯上帝福音的大能。

1. 吳國傑，《十大香港宗派巡禮》，（香港：基稻田出版社，2008）。

2. 香港政府出版的《香港年報2008》指全港約有67萬人信奉基督，其中約有32萬基督徒，佔人口約4.6%，這個比例已多年沒有什麼大的改變；而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06年出版的2004年教會普查數字，名冊會友佔人口的5.6%；惟本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在2009年委托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做的全港電話訪問18歲以上人士，自認基督徒佔人口18.5%，約99萬人，與同類型的調查結果相近；葉菁華，〈「知己知彼」研究計劃：社會學研究對香港「教會現況學」的貢獻〉和朱蕾，〈「香港基督新教的基礎社會學研究」定量分析報告〉，分別刊於李耀全編，《教牧職事的召命：神學、靈性、實踐》，（香港：崇基學院神學院，2009）頁104-110，此為頁108，和126-147，此為頁130。